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崇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侠

新安文獻志卷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記

歙州披雲亭記　　張友正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敞所以窮遠睇故有嶽峙九層雲峩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木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排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州之陽漸乎水水之陰攢乎山山有佛寺而廻

廓翼旋飛閣雲褰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槩也杜史魏公將命觴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致恒美其中峯聳絶靈氣紛郁乃竦𨖥策躍輕屐絶蔓梯崖徑造其巔焉髙哉曠乎果天下之絶境也乃命剷巉巖夷翳薈心匠宻構亭形虛無而賔客莫之窺也然後跨峻谷掖修木疊石為趺無尋丈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斷樸朽墍之節稱焉峩峩絶頂一上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屬東風敷和春物爛山公乃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

以高視周八極而遐觀塊如衆山盃分百川籠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廓虚懐而攄曠抱矣眺覽未既壺觴云舉贊史陳藝笙簧合奏仁風洋洋下里同觀而吳哇褭空楚舞驕春隨天籟以遠去映花林而半出迎之者有若子喬方平弄玉飛瓊相與樂羣仙於上清自公之暇理于茲撫傷夷懐流離流離旋矣傷夷痊矣而猶阜俗康民之志慊如也今市囂在耳村烟在目可以廉風俗之趣尚省農桑之豐耗况又暢四肢攄七情

神王氣全宣為太和自當渟源普洽上下交澤况有穛秎謡乎公問俗之來四序分矣蓮府將復星軒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於素懐者雖細必録况目經心攝獲千古之遺勝者愛而不書得毋寤寐思之乎然歙人被公之仁化也深思異日欝公之㡻不及則必瞻此亭也友正家在此山之下獲遊此亭之上思刋懋績輒課庸詞若筳扣鐘而蠡挹海蓬勃之音溟茫之波可得而希也又兹峯之髙棲天宇上篁雲族朝耆尉而

暮氤氳亭無處所晴景一照負焉標空今建名披雲義在兹也其潤浥寺宇輝華郡郭增東南之巨麗者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南次之七日記見文苑英華雖未脫駢儷體然序事整潔亦一時佳製

浯溪三絕堂記

孫適

永州祁陽縣南浯溪之北有奇石焉元次山頌唐中興顔魯公書世名三絕次山去道州即家溪上作亭二峯垂三百年碑缺亭圮吏於縣者莫能興皇祐五年平樂

齊君術始來為令朞月稱治行視其亭閔然惜之乃作堂以護其文又復東西峯㕍亭二公之蹟江山之觀洸然復新觴寮寀以落之而屬予為記夫魯公之方元子之介文翰之勁發於其心至者莫不慕焉傳而習之周於天下豈貴其人而珍其粕哉然不心其中而徒蹟其外吾未見其得也齊君所以振飾夸耀風動來者其志不亦美哉東厓之嶺次山嘗銘右堂頌之左皇甫湜詩文漫不明濬而新之傍有徐彥若題石水發其光洞鑒

百里因并列之以示觀者皇祐六年三月一日記

婺源新開渠記　　王汝舟

婺源為邑居山溪之間邑中岡阜蟠薄相倚如掬掌焉縣治所當其中而地勢東北極高夏秋水潦暴集貫縣牆而西歲歲補其缺終不可以久完非獨民居墊圮而府庫狴犴多在東序直牆所缺處庫無穿窬狴無逆因特天幸爾紹聖戊寅三月宣德劉全美來治縣事問邑人莫不患此皆以為無如之何乃行視得葉家坳者在

縣之巽隅可以通東北之水然議者疑以爲髙而不可通或以爲其下有石而不可鑿至欲沮之則以爲民居不能無所害而全美決不恤此遂塹以爲渠隨地勢之高下而淺深之淺則甓而爲露渠深則甃而爲晦渠不浹日而成無費於公而不擾於私衆水自東北趨溪無壞牆之患民獲安處無墊圮之虞陳年之獘一旦革去人始休然以獲無窮之利全美辭學治行爲時聞人將推其所緼以見於世或者以謂邑之利害葢有大於此豈

足為全美道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者也全美之不忍於此則其大者將繼今以觀焉邑人欲記其事故為之書是年五月改元元符八月二十一日朝請郎前知虔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借紫王汝舟記

雙應堂記

凌唐佐

歙之休寧有夏俅載道者夙有至性其母曹氏衣冠之

後娶居時二十有八俅方幼而曹氏自誓守志享年七
十有一以令終俅以早孤無昆弟思欲朝夕從事於窀
穸之側遂於大觀元年九月初吉即其居之後圃而葬
之既克葬乃栽花植竹構堂於其旁以致其生存之孝
三年春於墓之後生瑞竹一根其節自十以下則駢而
為一以上則岐而為二交枝對葉有足嘉者明年四月
又於墓前東南隅開雙頭芍藥一枝政和改元又於其
本復生一枝於是鄉人士君子樂道人之善者間遊其

堂以為邑居為善者勸此固休寧之盛而前所未有也

載道之祖母於予為祖姑乃繪二瑞屬予名其堂且記

其孝感之實予因以雙應目之而為之言曰昔人有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公卿士流在戚而有嘉容與

嚙臂不歸廬墓生子者多矣今君之妣以君煢然之

孤能確守其義而君又厝丘墓於其居制兆域於其圃

以示思親不忘之意其賢於人遠矣天道雖遠應人甚

邇孝之所感如笋冬生木連理者其應非一今君篤於

親而草木薦瑞蓊有名而然也君其勉之予將見君高門廣路貽子孫之慶者自此始矣政和元年六月十五日朝散郎權發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公事凌唐佐公弼撰

婺源縣清風堂記

汪藻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於婺源

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登臨有魚稻之珍足以宴樂平歲無過客使者廚傳之勞足以安佚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茍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為政也胷中涇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幾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投隙抵巇為鑿穴首鼠者

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椎埋摽輕武斷鄉里為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予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葢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除煩解暑者惟清風為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獘矣乃始絲棼而翕

獨之政之愈勞而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慍之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之是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為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静深君子也覩其命名之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益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

溪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惟黄溪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遊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遊之不數邪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澗朝陽

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
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黄溪則為峒獠
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
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
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
時漢興纔三十餘年爾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
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
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

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没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

奇絶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予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　　汪藻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

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揺奪雖秉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早正素定於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

如賈誼劉向其守邉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計其往復辨論之語於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髙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

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是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宫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滁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摭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予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

夏無且董生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

殖齋記

汪藻

予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薿薿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

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予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揺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災

吾諰諰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於玆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予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予蓋有志於學者故予篆其楣曰殖齋而並書其說以告之黄氏東發曰此說本劉向說苑以苗喻德丈極委蛇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記　　羅願

任彦昇在南朝以學問文章與沈約齊名而行義過之
尤樂題品人物有許郭之鑒凡經甄藻必致聞達故當
時士友所宗號曰任君與漢三君為比其見推仰如此
聞其風者猶復慨然興慕況吾州常辱鎮臨遺愛在焉
德政之思何時而斁城北四十里有溪舊號昉溪其旁
有村號昉村實皆以公得名公梁天監中出守新安常
因行春愛富資水累日不返即此地也事見圖經與夫
故老所傳而乃以名斥之此何理哉昔郢州有亭名曰

浩然鄭誠易之曰孟亭商山有驛名陽城元稹易之曰避賢驛是特心所歸重故不忍斥其名爾荆人之思羊祜也屋室皆以門稱且易户曹為辭曹則雖嫌名猶避之如彦昇者實吾州之羊祜也以昉名地有愧荆人多矣唐大中九年刺史盧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村曰任公村鄉閭習熟其舊未能盡革介其間有精舍尚號昉寺寺之建莫詳其始中廢日久國朝祥符初僧如泰請于州即舊址起廢以承舊額元豐元年縣移文命易之

揭號任公遵大中之教也其後相繼增葺寺寢以興為屋數百楹其前為飛閣尤雄凡所以隆其師安其徒者種種悉備顧獨未知為公祠其有待於後人邪初公之為始興捐俸以活饑人而境無流民給資以濟孕婦而俗無棄子圭賦五取其一餘悉蠲貸政績固已異矣其守是邦計不減始興時而清省之政僅有傳者然觀其寢調香之擾捐采蜜之利父老八十以上遣掾屬訪寒温至於曳杖徒行詞訟就決於途慈祥之風藹然可想

比其亡也止餘桃花米二十斛且戒家人毋以新安物還都嗚呼何其賢哉吾州之人百世祠之不為過也本傳稱嘗立祠城南無復存矣誠能即此遺躅追而復之少慰邦人之思不亦善乎他日以諷主僧行廸領可惟謹歸而相視得屋於法堂之右恢拓除治稍加丹雘為公像置其中夙夕奉之且議歲時致享可嘉也已嘗觀甘棠三章實美召伯之詩思其所茇所憩所說戒以勿伐勿敗勿拜蓋懷想若人思其甘棠今此地亦云公舊

遊而肖像儼然如侍燕坐如接誨語典型所寄不猶愈於蔽芾之木乎先是行廸與其仲行遵議欲書公事跡置之寺庭使訪古者有考焉居士許君德準賛成其事且願施金刻石因與教授俞君舜凱求文於予許之既而祠成乃為論著本末以為之記庶後人益知嚴奉永永不懈若夫斥小而大革敝以新内外繕修之功僧子忠為最推原所自不可畧也忠之後靜方繼之至行進而大成焉進與廸遵受業于方視忠為祖云

飽山閣記

程俱

吾宗伯寓世家浮梁浮梁山水之勝名番陽紹興七年伯寓以提舉太平觀歸里中二年矣始治第室龍潭之上以據山水之會舍之東有山曰洞靈番水出焉行三里為龍潭釀而為渠暎帶左右琤琮演迤宛轉成趣淺有蕠茈深有蒲荷茂林豐草蔭翳con靃靡作亭其上名曰漫吾躊躇四顧百里之内奇峰秀巘間見層出而伯寓猶以為未足也又為閣東偏以盡登覽之勝而名曰飽山

以書抵予道其詳屬予為之記予方抱末疾心志彫耗未能也其後伯寓書來必以飽山為言予惟伯寓少長游學上庠壯而仕於朝廷方其形疲於道路之阻修衣弊於京汴之塵土心勞於聲利之畏途也夢想龍潭之上而邈在千里之外其於故鄉山林之勝猶饑渴之於飲食未嘗須臾忘也今以辭劇就閒之故得徜徉食息於其間不離廣廈之間几席之上俯而觀仰而聽所以快心滿意説耳目而還舊觀者從容自得於指顧之間

宜其樂而不厭也雖然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其於失中道而囿於物等爾伯寓少年力學自奮方大比兩學三舍郡國賓興之士而褒然為第一取榮名登顯仕如拾地芥伯寓非無意於世者也進而用於朝廷區區常有納忠陳善愛君許國之心又非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況上方勵精嘗膽專任兼聽修庶政整六師將以復大烈而成中興蓋求賢用吉士之時也如伯寓其能久而自放於山林乎滸梁饒

屬邑也饒歙開化諸程系皆出黄墩陳安西將軍司空忠壯公之後予與伯寓生同姓系同出仕同朝志同道衫隷職道山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對局東西省又同僚也以伯寓之質厚端諒予之蠢愚狷介其質性疑若異趣抑臭味同也故樂爲之記因以見其出處之概焉

婺源義役記

李繒

淳熙七年春二月玉山周侯來宰邑事甫浹日繒因間見周侯謂繒曰婺源素號最劇之名吏部出榜梁間踰

歲時熟視不敢睥睨豈不以賦役繁重為病乎若賦則窠條俱在以無為有費於供億固可憚若役則健險之辭是非變惑不尤可憚乎畢時剛決之吏猶或引避矧如巽懦衰遲自詭過誤雖悔何追今神明耗于訴牒始之不圖將何以終國家良法美意具在何者為便嗚呼三代而上比閭族黨之間時雍之化比屋可封載於詩書使人羨慕今也不然兄弟親戚匪顧情義相為敵讎推求其原悉起於役尚氣喜鬬計析先後告訐有亡破

產蕩屋甚於流離顛踣漫不自省固有在役而訟役滿而訟不休自數十年來議者紛然既無定議於是有為義役之說者所謂因不義而義之名始立于一鄉之望者也盍取其說詔其父兄子弟擇其中而行之請從子始繒謝不敏因不辭而承其事繒所居之里合士民十有六人相與視其戶口賦稅之多寡與夫事力之劇易裒金與穀聚田百畝量其租入召募一夫募者樂就為要約三十有九條遇田有登耗則較量多寡以裨益之

募無關事自是歲秋七月始人情翕然無復乖易雖悍吏之來東西叫嚣南北隳突昔之譁然而駭者不過募人起而應之士者安於士農者安於農熙熙而樂恂恂而和其效之易見如此遂上其事於縣縣聞於州與常平司又二年繒因事至縣室周侯復曰縣有六鄉總五十都自吾告子之行是役也他都事吾亦以是告之柰何氣習不齊難以一律吾冀其速成也未欲因其俗欲求其如二都立約之善不可得也雖然自始之為此也

大要主於息爭而已自吾之至斯邑水旱饑饉之相因事之叢至沓來不可勝計向使訟役不已吾將日不暇給牴牾過差其能免乎吾去此將有日末途之艱不如始至之猶可為也益有懼焉天下之事固有百歲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何獨於此而疑之然此非法也推上之令致之民而已惡知數年之後不有暴秏貪沓之人喜於作為以是雖便於民庥而不利於官吏一切之政趣辦為先其能免於不沮斁乎有桀黠嚚頑之

民苟於目前以彊陵弱靳銖兩斗斛之入致募者之不至伺隙偵鋍紛爭肆起其能免於不沮壞乎昔人謂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吾懼成未易樂也幸吾子告戒彼都之人曉之以利害禍福所在無使如吾之所慮者而終守之庶有益乎繒退而書之以為第二都義役莊記周侯名師清官為通直郎云淳熙九年十一月穀旦鍾山

園翁李繒記

新安文獻志卷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記

名堂室記

朱熹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甞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甞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益其意未甞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没始

命其孫熹來居漳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鄉又不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又毎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仲素先生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吏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

且刻記銘於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於家而熹之踈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益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豈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菴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藉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三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

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益不異乎三先生之説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令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益熹甞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

愼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

自詔云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在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

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修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

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掮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益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寳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玆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

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

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葢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為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

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敏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繒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為祠堂以致其尊

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爾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為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指則

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爾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著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記以為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

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甞仕於朝矣其為此邦寛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令之為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休寧縣新安道院記

朱熹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為邑雖有

難治之名而吾之為之已再嵗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為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葢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鬬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竒節而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茍吾之所為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葢不能無不說者而今則雖然無與

為異吾甞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為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叅采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為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為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為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

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於今日之無事而反病前日之勤事為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末之思邪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静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

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守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通州三賢堂記

程大昌

三代以後取士之法大抵畧於行而詳於言至唐極矣而猶許其兼采譽望雖詢聽不無失實亦時時以請屬撓法而陸贄梁肅王起輩凡所選薦後皆行副其言不

愧古昔以是知法無偏有人焉與之通之則皆適於全也予同年進士蔣元肅知足以周於事材足以達其學淳熙十年知通州歲當大比而考閲無所旋葺佗屋以試喟然歎曰此豈禮士防微之道與於是先之以富庶申之以教養既克登濟則斥羸財相爽塏為屋踰百楹以待異時大比之用走書告予具道所以且曰吾此營建有外乎試而創意者焉或能與試法相扶翊也此邦之彦有張次山者守道不曲徇用包孝肅薦為邑宰擢

京西轉運判官坐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則其賢不問可知矣徽廟初政諫官陳瑩中任德翁因排擊權臣洊遭陷責隸是州風跡猶凜凜也夫陳任天下敬仰而張君在通亦陳任也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則夫專以學聞者非子雲所上也此三人者之於學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古謂有道有德生則可師歿則可祭者正其人與於是即試堂西偏别建祠宇肖三像而敬禮之書其扁曰三賢豈見者有慨於其心邪士之

以學發身者所至而是通之人其出而仕也與他方之人來而寓者不知幾何其輩而三人者獨見禮異則實將執德抑言而與士立則也夫行遠莫若文幸焉識之覬此意長白也予曰善哉公之立撫也鄉舉里選後世不復可行而有司鑒裁不及行實法則紛然無可救者出乎試事而於進士選中表三賢踐履以風厲之是用鄉舉里選之實而責夫人於發科決策之後也科第始自漢世而聖門亦有之高下常相形焉公孫弘董仲舒

俱以大儒為賢科舉首而萬世公論不以漢相加諸江都之相之上者天爵固高於人爵也通之秀民其勉之哉元肅名雝莆田人

淳安縣社壇記　　羅顧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至深遠矣葢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

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王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殖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

其沐浴齋宿登降爲徹者有為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説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獎救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脤而行師大則釁主而出境有功獻於是有罪戮於是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非以是為希濶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

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惑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益知至意誠無精粗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二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敎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

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蕆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為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救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社與稷者甚畧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益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收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

猶相與守之而學者猶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曅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幷風雷雨師之壝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待事築牆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上戊既成而祭請記於頤頤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飭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着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為迂遠於

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户出田為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為推考古者社稷之誼以令之良有司將有取乎此也弘齋曹戊曰鄂州此記引據精博晦菴見而服之以為一集之冠

陶令祠堂記

羅願

淵明之為縣八十餘日爾然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胷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人生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已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遯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仰覆護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饑食渴飲勞偲欲息在有形者均所不免倘直以此指表見於外

非必明教所禁而為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遣爾易之彖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受其情乃知情之閼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反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呌號裸袒便足以欺世傾身障簏猶為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頽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

駿奔而已饑則乞食醉則遣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晉魏澆習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緊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繾綣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祀之百世迹其求邑雖措

公田爲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必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爲未深知淵明者祠屋象設久益弊顧兄端翔爲縣始新之而命顧爲記兄爲人無機事其仕進常委分爲淵明之縣心益向慕之益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爲奉議郎名頔字端翔云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他時李文奏議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名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社記樸拙粗踈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爲何如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

竹洲記　　　　吴儆

予吴子儆自永寧郡丞終更造朝以淳熈戊戌四月日蒙恩賜對儆言朝廷所以備北邉者甚至而於南邉經久之備容有未盡明日有旨擢守邑管且令疾驅赴戍儆復言儆有父年且八十以儆為命南邉之事顧豈少如儆者惟朝廷幸哀儆事親之日短而事君之日長也願得散地以便養親宰臣以其事白上上方以逹孝治天下為之惻然改畀祠禄儆自弱冠宦學流浪餘三十年

率間一二歲乃一歸家故新安之南六十里有田百畝有宅一區僅如古井田之民自祖父而上凡七世皆安耕稼守丘墓無秉危涉險折腰忍恥匍匐趨走之勞至儆與兄益章始棄祖父之業失其身於場屋之間益章筮仕為太學官不幸早世儆凡三仕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重得罪以為親憂用是思欲自屏於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漸復祖父之業以安吾親之心至是始以無庸叨冒優恩月俸錢三萬米五斛量入

而約用之可以育雞豚燕春秋乃即舊居稍稍葺治居之前有洲廣可數畝舊有竹千餘個因其地勢窪而坎者為四小沼種菊數百本周其上深其一沼以畜魚鱉之屬備不時之羞其三以植荷花菱芡取象江村之景且登其實以佐觴豆既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陰為二小亭其一面溪溪之上有山山多松杉楮樟之屬蔥蔚蒨茂貫四時而不變尤老人之所樂而數休焉以流憩名之其一曰靜香以其前有竹後有荷花用杜子美風搖

翠篠娟娟靜雨浥紅蕖冉冉香之句為名亭之南為堂三間環以巖桂萬年枝及諸後彫難老之木東西二室為洞牖使子弟之未勝耕者讀書其中堂之北視上庠爐亭之制為小齋堂名仁壽謂其幸生堯舜之時得奉吾親長見太平如擊壤之民也齋名靜觀取明道先生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之意是中有大佳處惟天下之靜者能見之靜香之東有杉甚直而秀其枝下垂如倚蓋可數人容膝其下因名之曰直節菴

益木之類至衆而至直者莫如杉蘇少翁直節堂以杉名也菴之西有梅舊為灌木所蔽枝幹拳曲苔蘚附之與會稽之古梅無異益梅之隱者老而甚癯如山澤之儒其下平夷可羅胡牀十餘然胡牀於意行適至非便乃斷木如鼓之狀可踞而坐者十輩列於其下冬仰其花夏休其陰渴想其味不施棟宇而梅之美具得俛仰之間因名之曰梅隱菴菴之西種桃李盧橘楊梅之屬遲之數非可以饋賓客及隣里桃蹊之外借地於隣復

得一畝許雜種戎葵枸杞四時之蔬地黃荆芥閒居適用之物菴之西開小徑旁貫竹間夾徑植蘭蕙數百本周其上與地相宜頗茂循徑而南有隄如荒城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潺潺然與風疾徐登之令人心目俱豁復據隄為二亭曰遐觀曰風雩於以見天空地大萬物並育之趣柳子厚謂凡遊觀之美奥如也豁如也是洲㝡爾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時具壺觴奉老人及致老人之所狎者徜徉其中遇

夜及風雨乃歸老人雖不飲酒然見人痛飲則為之抵掌笑樂佐其酣適間為小詞道其閒適之意與景物之過乎前者使童稚輩歌之以侑酒噫能使予忘貧賤安農圃而無復四方之志者匪斯洲之樂也歟

尊已堂記　　吳儆

新安汪伯舉作堂於所居之西與其弟伯虞伯言藏修游息於其間靜深簡潔悅可人意彈琴讀書怡怡然不知身之在閭閻中也故尚書金公過而樂焉以尊已名

之僕嘗從公問所以命名之意公爲僕言士大夫多失其身者皆不知所以自重之故夫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予奪在人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而無以自重且無以取重於人也乃切切然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之則榮不自勝失之則憂莫能堪甚至於汨喪廉恥惟其得之揚揚然栽其冠高其蓋良自適也世俗之人亦從而尊榮之莫知反而思其所從得之爲可恥也孟子謂墦間之祭

辭飽者歸而驕其妻妾其妻妾方羞且泣也而彼施施
未之知也尚書公以直節敢言事知大體事光堯太上
皇帝為殿中侍御史排擊權臣之黨為所斥不用者二
十年後事今上皇帝歷給事中禮部尚書復以徧忤權
貴竟不至大用然公之道德益尊名益重其所自得與
所自立蓋本於能尊其己者伯舉兄弟孝友人無間言
伯虞雖歷進士舉預鄉書於得失出處之際甚雍容異
時出仕於時庶幾不失其身者尚無忘公所以名堂之

意朱文公曰往者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此文有以見其所存矣

相公橋記

吳儆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書郎曹侯來守新安歲大旱廪無餘積民無宿藏人心皇皇莫知所以為計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其宜於俗便於民者力行之厪厪焉無所不用其至既又以其餘閒求其凡可以利人者郡之境多山山多澗谷水貫其間脉絡如織斷崖絶壑間出通道侯謂橋梁不修昔人以為刺史之過乃出私帑屬富民梁

其險絶之塗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將仕郎程仔者甞下其轂之直以助佚救災之令為二石橋於休寧歙邑之境上相公湖之側既成求記於某某甞病今之為郡者侈游觀自娛樂飾厨傳稱過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無識也至於寛厚慈惠號長者顧多優游迂濶務姑息事文具豪民猾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貧弱之民實受其病佚貴公子也其為郡不事游觀飾厨傳而知所以惠其民不為姑息文

具而知所以為政故令之而民必從為之而事必集其大者既見於救災而其小者猶及於此是可書也某居閒且貧其勢不能利人其力無以佐利人之事獨以文施或可以勸來者乃不辭而為之書侯名郜字仲本故節使開府公之子橋之成以八年十月相公湖者南陳驍將程忠壯公起家之地里俗相傳以名其湖以湖名橋塋之人為侯祝也程仔者其家世傳為忠壯公之裔能舍其所愛以承侯之志為利人之事於其祖起家之

地其賢於倚財為不善者多矣

衡州杜黃二先生祠堂記　　程洵

衡陽在湘中為佳郡然近城無名山可登覽獨城南數里有山曰花光坡陀曼延竹樹茂密中有浮屠精舍依山臨壑蕭然絶俗淳熙甲辰洵始造官即往遊焉寺僧導予由寺後俛穿蒼翳陟山之巔倚筇東南望則雲濤彩翠曠然與天相際而所謂耒陽縣者葢可彷彿意求於空濛杳靄之間也地有廢亭遺址僅存僧言是為思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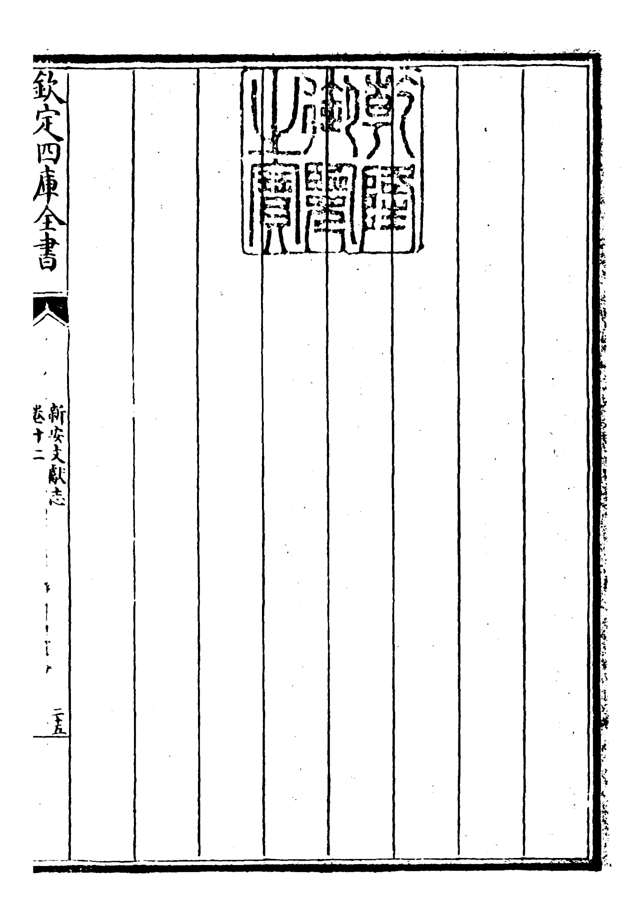
亭問所以得名則曰往時郡將有慕少陵杜公之為人者謂耒陽公墓在焉欲一至其所酹而弔之不可得因即此為亭以致望思之意然亭頽圮久矣莫有嗣為之者因相與太息久之後二年臨江劉侯始來典州事暇日復登焉慨然有意興起之且求諸圖記則又知茲山昔豫章黄公南遷時所嘗遊也黄公以詩名天下而句法悉本杜公其側行亦畧相似方其亡恙時固已神交千載使没而有知安知其不以氣類相從於溟漠邪於

是捐緡錢俾寺主僧普涇即亭舊址建堂舉杜公祀而以黄公配焉既又命洵記之洵曰湖嶺自古為遷臣逐容與夫懐材抱道而欝不得施者覊遊之地衡陽又其舟車往來之會自唐以來過焉而徘徊登覽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往往十九湮滅無聞而二公獨能使後世追思慨慕如此夫豈特其詞章言語之妙有以起之葢其所立於世固有風節存焉是以若此巍巍而使人不能忘也杜公遭時多故流落饑寒終身不偶而一飯未

嘗忘君黄公紬金匱石室書不肯少屈董狐之筆卒見擠權臣坐鉤黨死不悔二公風節不同於事而同於忠其俱為人思慕不能忘宜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劉侯生今之世而尚友於千百歲之前其志節抑又可見然堂未成而侯去郡卒成侯之志者涇也涇雖浮屠氏而喜詩其能成侯之志也固宜侯名清之字子澄云

周益公曰允夫詩文議論

平正辭氣和粹


乾隆御覽之寶

新安文獻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俠

新安文獻志卷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記

景呂堂記　　滕璘

吾弟德璋始仕為旌德縣主簿聞前輩中丞呂公誨甞為此官意忻然慕之既考諸傳記求公之行事蓄於心而思體之於身矣又即聽事之東昔人所為大蘧軒者稍加葺治更其扁曰景呂朝夕居處以致高山景行之

思且為詩以自述當世知名之士和而賦之者盈編矣嘗以書要予記之始未暇他日省親至其邑升其堂誦其詩而有感焉因語之曰學必以聖賢為師而聖賢言行散在方冊泛觀博覽或者習焉而不察惟有所感觸而興起者其慕之必力其得之必深是固秉彜之自然而不可泯滅者也且吾弟德章弱冠入上庠幾二十年乃歸其羣居講學涉獵經史所聞於前言往行之美亦既多矣豈無慨然於中而思踐其迹者乎筮仕之初一

居中丞所嘗居之官而踴躍如是夫豈有所勉强而然哉抑予覩中丞公歷仕三朝徧居言職其於國家之大典禮大謀議苟有所疑必直言之雖黜不悔以至一事之或非一官之或曠亦不肯但已忠肝義膽有死無二此固非常人之所能彷彿若乃抗論荆舒於登用之始而逆陳其禍患之必至則又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是雖司馬文正猶服其先見而自以為不及焉嗚呼公之識慮操行焯焯如是吾意其中之所養

必非一日之積當其貳令於一邑之時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有如溫公之所誌者宜必有可傳於世德章勾稽之暇試一訪之亦足以是則是效而求無愧於今日名堂之意矣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毋徒慕其名高其節而反忽乎其初也德章曰然因書以為記德章名珙淳熙丁未進士云紹熙改元九月壬子從政郎新鄂州儒學教授滕璘記

滕德章寄九冊來求景呂堂詩予謂後學宗慕前輩表其遺跡固為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為哉至於傳之遠

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皆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予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醉經堂記

王炎

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而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士方未得志時取聖人經伏而讀之益心乎富貴利達也師弟子之所討論訓詁之所解釋與夫出以為新意者例皆求諸其言而以為議論文章升於鄉試

於禮部策於庭幸而在選衆必指之曰是通經者也而其人亦以是自居吁吾不知夫聖人作經其果為後世求富貴利達者設歟不然則以言語求經是守古人之糟粕也必於言語之外索焉然後為有得矣古人之得志不泰不得志不戚益進有以行是道退則以善其身能於經有得者也而今之富貴利達者未必能是其窮而在下者未必不能是以窮達論學術君子不與也吾里程君彥信隱居以自晦故非亟於利達者其人明白

簡易不見圭角不立町畦以其行於身者率子弟故其子弟多良而又篤以學儲書於堂榜之曰醉經屬記之以識其意炎曰是不可不記嘗聞聖人之經其法簡以嚴其文約以典故學焉而易知其言淵而微其味淡而不可厭故易知而難窮習之不熟思之不精切磋琢磨之不久藏修游息之不誠經之味無能涵泳啜嚌也予知程君訓子弟於學者有本故願為之記因并書其為學之方以告其子弟而於富貴利達在所不論非禁其

為彼而強其為此也孰於經而有得於道禄在其中矣

飛翼樓記　　汪綱

越之為都距今二千年遺宫故苑漫不可考獨飛翼樓范蠡所築雄據西山之顛樓雖不存邦人猶有能指其處者中間易以為亭曰望海曰五桂既而亭與桂俱廢復為望海寶慶丁亥六月予帥越至是六年矣望日大風雨屋瓦飛墮亭幾壓焉遂撤而新之為樓三楹於其上復飛翼之舊而樓之下則仍望海之名萬壑千巖四

顧無際雲濤煙浪渺渺愁予使登斯樓者撫覇業之餘基思卧薪之雄槩感憤激烈以毋忘昔人復仇之義庶幾乎鴟夷子之風尚有嗣餘響於千百世者予老矣無能為役姑識歲月云

遊金華三洞記　　程珌

出藍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卓立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羣僕岸立用竹竿箭入丈餘乃登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

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臼臼
闊可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
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
大如鴉白如玉正類披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
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
石壺深不可測足稍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窻光燭
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窻其石如亂雲如堆卵
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

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纓絡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筲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未遊者

徽州新城記

羅似臣

徽於江東為支郡而在唐已為大州顧今之封域皆唐舊也其地接於杭睦宣饒四出無不通其州治即山為城因谿為隍而谿山又為天下勝處中興實為輔郡

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闢人力日至而谿山日以益勝獨城未加其舊過者陋之宣和中睦寇旣平城遷於谿北會盧公宗原爲守因民弗便請還舊城而舊城已不足恃有旨予費更築朞年而後成甎文隱起凡百餘言垂戒後人其慮深矣承平旣久人習於無事積習生玩雨摧潦齧補治不時蹊隧交横舊功湮圮失今不治後計愈艱天台宋侯濟下車未幾整飭綱條郡以無事周視榛蕪起廢剔蠹莫此爲急迺會羣計檢漏鋳節

浮費自儲月積浸有端緒明年鳩工聚材版築以興遂於州得嘗隸軍中習知其事者二人命僚佐分督之始於嘉定庚辰之春二月成於其秋九月為城五百三十丈有奇疊石為址高於其舊其因山為險者無所改闢繕飾前人之未備又八十餘丈雉堞屬連翬飛炳煥形勢增重往來駭矚南逼谿地峻斗落一遇霖漲馳波涌洌歲受推擠築隄捍固凡兩級聯亘脩堰蹢於舊城列植桃柳木芙蓉春葩秋卉穠纖間發水光山色左右映

帶足以助邦人遊覽之娛城凡六門門有樓皆撤而新之勞餞賓館加葺者四稱其為互輔之佳勝凡木石瓦甓之材匠夫工食之費縻錢以緡計者四萬五千米以石計者二千四百而役使不勤一民科歛不及六邑銖分用度不以諉上斯亦難矣夫諸侯之於天子有藩翰屏毗之義古者國無大小皆有城衛其民者固所以衛其上也檄為內地而密邇王室其民之休戚利害於本根所繫為不輕而城又非可一日而猝具則當閒暇之

時為備豫不虞之計亦勢之不容已者役大則難興費重則難繼規模前定經畫不勞以數月之間而復百年之舊觀人樂其成誦勤賛美於此役也可以觀政矣似臣昔者竊聞之中書公之鎮宛陵也首飭備禦崇墉屹立纖塵不驚邦人至今德之侯中書公之季子遝於朝而來也材識通敏莅政臨民皆有槼法百廢修舉靡勞弗宣徼擊柝間於宛陵安東迎養東睇敬亭慨然念舊則侯之屬意於斯城也有自來矣至是雄峙相望甲乙

江左故幷書之以侈二邦之盛事云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旦日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下界羅似臣記

休寧縣修學記　方岳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井田而為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鱗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於同井之田入則相友於同門之學葢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幼吾幼而已然

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焉井田壞學校廢士之羸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舍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為儒者其下為桓榮之稽古其高為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為董仲舒之明陰陽而止爾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以為學則猶古也休寧壯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

望府溟涬然第之者益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為之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甓維頹贍言宮庭士顐有泚歲時釋菜僅僅無落事而已内相程公之歸里也一大葺之言言新宮迴殊舊日是歲岳起家入掌故道休陽閭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為閭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為然則公之興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歟邑大夫吳君遂與凡

有職於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於岳辭不可則諗於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於其常蠻貊得之於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為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

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藴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畎畝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顔冉矣必曰稽訓詁以為博明隂陽以為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於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珌字懐古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云嘉熙五年祁門方岳記

陳定宇曰秋崖亦近年之高才時文議論策皆好

時

新安建石梁記

錢時

新安之麓絶流為梁豬為淵其來尚矣中㬥湯圯邦人士輒不利障以木輒利時不能陰陽家言嘗歷星源過祁山皆西流入番江餘諸邑東入浙問之三老各三百六十灘石林立勢斗下尤險絶者立檣以識踰三十尺是新安地最髙環城三面可揭涉勢然也辟之於人不為淺澁為澄涵氣象則自衍裕梁之利也固宜然立柵磽磧之上而聚石其中霖潦暴豪何能鍾固歲一葺或間歲大葺科役民伍覃害不細況木之障水猶絺障風

迸漏穿洩草草而已嘉定十七年秋著作都官袁公甫
解郡符且東歸慨念利興而害不除非便必大錮石為
不朽計乃可於是籍緡錢萬五千聞於上紹定二年將
指庚臺始克議玆役推官趙希愬董之得閩工甚精鑿
山料材彙别三品直而方者曰眉石層壘繩整嚴邊幅
也狹而長首方而末削若釘若斧者曰笄石斜透中通
互穿鏁也其磊塊不可尺度者曰囊石補漏罅實要腹
大抵魁傑輪囷有力勢梯轉而下桴浮而來機運而登

皆極巧便眉筭迭用左右篷卷凡十有八層而後周内

罔外圓不闕於水斗門東瀉不怒其流闊三丈高半之

横亘可二十倍越四年九月竣事先是時過郡趙屬之

記辭未獲招之往觀焉太守謝公采伯且來同觀班坐

於梁澄潭浸碧顧而歎曰賢使者之澤也與梁俱不朽

記何辭時曰噫公自庚臺司臬事連大歉連大發廩以

民命為己任九州四十三縣有父母慈往年羣偷嘯聚

中嘯江右今年嘯常山咸謫我屬部不敢犯四隣真若

防之利水又方崇儒學明大道為觀風第一急務岌然頽波底柱也獨斯梁之云乎雖然邦之人涵公澤則無涯矣遂書之紹定四年十有二月既望郡人錢時記

三潭記　　錢時

淳安之西百里有三潭焉在崇岡僻嶠極深處源出昱嶺至是始折而東瀉瀑垂斗絶潴而為潭連三垂瀑而三潭高下相比上者可一畝居中者尤大而其下則差小旁皆崖石圓拱口收而腹衍如釜勢束乎兩山之間傾

注澒洞聲振林麓路臨其上撼撼欲浮然而寒碧淵澄
波紋不動聞之故老嘗有輪麻縷垂石下測之者盡一
輪莫竟其底中潭之涯則小山孤起有古祠出蒼烟老
木間下有岩穴容數十輩水益東出淙淙亂石中流去
道左片石側立過者颼颼聞松風聲曰響石又數十百
步兩崖對峙如堵牆水流其間宛若門闢中過上多怪
石其犖然作手形者曰僊人掌三潭之別源當合富流
瀠二水之衝有石柱尤奇方廣三丈許從澗底挺然拔

起者幾七十尋上下相直不偏倚蟠松壽蔓夭喬纏糾
嗚呼異哉三潭之名予兒時則甞聞之至若石柱乃得
之創見斯二者天地之奇觀自開闢以至於今未之有
改生長此鄉往往寂無知者因念深山大澤瑰偉絶特
之勝名不登於載籍不為高人勝士所題詠埋沒不聞
於世如是者何限天折此秘使吾一遊目焉殆不偶然也後
七年有善水墨者因追其髣髴令作兩圖懸之壁間且
為文以記雖然非玩物也聊以誌所感云

昭勲崇德閣記

程 源

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誕膺駿命嗣守鴻圖尊賢尚功勵志求治固己緝熙十三朝之令緒培植億萬載之丕基矣屬時社稷尊安海宇清晏慨艱難之積累思左右之勤勞永惟寧考在御嘗有崇顯配享勲臣之旨經始未成乃寶慶元年八月申命奉常闢基建閣自趙韓王普而下二十有四人悉登繪而表異之親洒宸翰寵以隆名曰昭勲崇德之閣雲章炳耀下飾萬物臣等

整襟肅容端拜聳觀切謂羣公先正遭遇聖時濟業於平定之初圖義於惟幾之日決策於危疑之頃扶景運而致中興輔潛德而定大計曰文曰武咸有丕績可謂協明良之會矣貂纓儼飾悉從袷侑可謂極始終之榮矣至若視功載於奕葉崇傑閣於頌臺具昭盛典以示永臧斯千古之曠儀一人之厚錫也陛下欽承先志遂守聿新扁揭昭回輝映層漢猗歟漢之麒麟唐之凌烟其僑義無所取意比兹典禮恩重事殊豈惟元勲故老精

爽飛動潛孚於肸蠁之中而嗣臣志士修名砥節亦莫不思奮於激勸之下龍吟虎嘯事業益闗乾清坤夷邦家永輯其自今日始臣等猥以謭薄欽厥攸司幸際明時目擊盛舉虔奉全翰刻之翠珉敢稽首拜手恭書於下用對揚丕顯休命謹記

韓忠獻王趙普　周武惠王曹彬

衛國文惠公薛居正　代國元懿公石熙載

鄭武惠王潘美　祁國文靖公李沆

魏國文正公王旦　隴西忠武王李繼隆

沂國文正公王曾　許國文靖公呂夷簡

冀國武穆公曹瑋　魏忠獻王韓琦

魯國宣靖公曾公亮　韓國文忠公富弼

溫國文正公司馬光　儀國文定公韓忠彥

秦國忠穆公呂頤浩　豐國忠簡公趙鼎

蘄忠武王韓世忠　循忠烈王張浚

魯國文恭公陳康伯　越忠定王史浩

郕國文定公葛邲　福忠定王趙汝愚

遊雪矼記

汪炎昶

江伯幾於所居一里許陽昕山之南值層崖飛瀑買而有之其源出他山石罅西流至是始合噴薄懸激而下數十百尺聲淙然色如縞雪崖上聳焉孱顏砑然空硿乃迴爲平矼貯澗瀑矼與瀑相輔爲奇不假疏鑿其婦翁山屋先生許公取歐陽子雪矼語名之自是日一至焉至則樂而不能去旁皆土山而多石因雜榛莽而奇

自出最奇者曰倚天拔出陽昕山頂數丈若鬼神所剖劂下有石室可一二人石室傍石如臺如几可琴可棋又有峭壁彎環香蓀族生其上有斷石臨岸竅穴潛透泉激為風琴琴然從竅出皆出雪矼右一峯甚秀特即絕頂為池冒以芙蕖謂與泰華相亞以少華名之在雪矼左前卓草閣沖陶隱居所居也凡詩友之來遊者皆自谷口徑懸崖而上名緣雲徑有石印鶴指爪跡者名鶴碥有泉先雨而溢者名作雨泉下有石潭曰沖漭窺

之深黑蓋雪矼之瀑至是而匯也巨石枕潭為柳磯磯
後有半塢繚而深有田疇竹樹樹外列悠山內疊蒼屏
南者石耳北者芙蓉諸峯傑出環峙清晝登雪矼而望
咸若畫然皆若拱翔乎雪矼而雪矼特為最於是屋於
西趾曰樂此之堂日奉其族父沖陶君從諸昆弟友朋
遨遊其間蓋皆有樂乎此也向非子則此景莫顯人得
而樂之乎然自開闢而有此今幾年子先人居是凡幾
世何獨未有知者山林泉石不遇者之所樂也子之先

𦙍仕版貢禮聞志汲汲在行道所遭之時異也至元癸巳秋里人汪炎昶屢從諸君子遊慨然有感以為景之獲遇於人而人之樂乎此者幸皆未遇於世者也輒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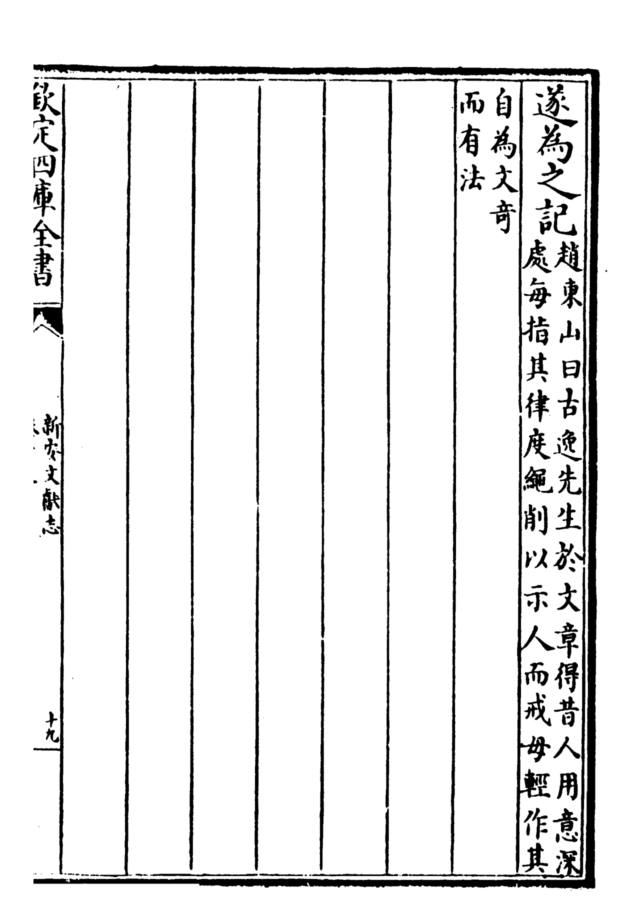
遊龍潭記

汪炎昶

龍潭在婺源城東百里山澗僻處頗稱有靈異距予所寓館五里而近主人亦趣尚高潔以其地有懸崖飛瀑之勝約予同遊予亦欣然欲往既有期日而雨弗輟予

試默禱於龍其感與否固未必也至是晨雨踈逗已乃大霽遂同遊凡八人入其境夾澗石為巇崿風景忽殊左崖間時見瀑布奇甚凡垂如簾者一為三折及直而懸者又谷一少前山益峻峭闃寂摸捫蘿蔦揭厲連猗益深涉乎虎豹蛇虺之域予疑已逼靈境主人曰未也又前及里許踰澗循其石崖青壁迎崩崖裂石下復踰澗左入潭在大石峯距絕壁下石掬兩股為崖瀑自其後乘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雹狂雨很淙

淙不絶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潭砑而吸之周廻
可二百餘步揺光蕩緑莫測其深自是始流平地為澗
潭上隂幽黯黒風與水氣合而為清㥘人肌骨聞其上
復有小潭亦龍所宅水自石門入而注焉遅迂險不可
上但徘徊潭側久之而退忽微雨即止田憩山家小飲
殊無雨意既歸而雨大作澗水暴溢意者龍以其靈雖
若兹土而宅於窮僻未託文墨以大顯故以是彰其相
予之禱而有異乎予雖弗藻於文然其事頗異不可泯



遂為之記趙東山曰古逸先生於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為文奇而有法

新安文獻志卷十三